野史

八十五

第二百五十五巻　儒林列傳
山崎敬義　貝原篤信　後藤達
第二百五十六巻　儒林列傳
中江原　熊澤了介
第二百五十七巻　儒林列傳
伊藤維楨
第二百五十八巻　儒林列傳
江村宗具　木下貞幹　室直清
北村可昌　竝河亮

内閣文庫
和書 類
一〇二一四 號
一〇〇 冊
二六九 函
三六 架

和書
一〇二一四 號

内閣文庫
番號	和 10214
冊數	100(85)
函號	269 36

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

内閣文庫

野史巻二百五十五

飯田忠彦　修
男　文彦　訓點
竹中邦香　校

儒林列傳第五

山崎敬義　淺見安正　三宅重固　佐藤直方
貝原篤信
後藤達

山崎敬義。小字長吉。後改清兵衛。又更嘉右衛門。號闇齋。後號垂加。其先播磨宍粟郡山崎人。曾祖曰淨榮。祖曰淨泉。淨泉初稱久四郎。出仕肥後守木下家

REGISTER OFFICE OF FINANCE DEPARTMENT
大藏省

定。命改又左衛門。父曰淨因。仕木下氏後。去寓京師。以針醫爲業。母某氏欲得男子。詣比叡坂本禱請焉。其夜夢拜兩社前。有一老人。授一枝梅花。戴之納左袖中。遂孕。生敬義。（山碕家譜、水足安直記、闇齋行實、）敬義生而敏捷穎悟。不比常兒。八歲能背誦法華。一日書一句云。花成枯木雪。極有風致。人皆異之。（行實、）成童爲僧。專修禪學。嘗與妙心寺同侶論議。敬義語塞。其夜及寢。燬同侶紙帳。衆議欲逐卻。會上州山內氏子爲僧。在妙心寺。聰明有藻鑑。曰。此兒神姿非凡。他日有爲。乃送土佐。寓吸江寺。稱絕藏主。

○今按山碕家譜。寛永六年。歲十二。父命呼清兵衞。正保三年春。以父命復本氏。以嘉右衛門爲稱呼。不詳爲僧年月。

初父淨因自少藏古筆三社託宣一幅。而其性正直。將展拜。必盥漱。袴掛之。敬義幼或觸之。怒而叱之。敬義亦能誦之。母氏性嚴寡言。飮食有節。嘗謂之曰。諺有之。身一錢。目百貫。汝善習字而勿傷目。不識字則同無目者。夫有手而無目。不能執物。有足而無目。不能行路。有書而無目。不能讀之。有目而不識字。亦不能讀書。則貿貿然莫知所向。豈不與無目者同與。目

百貫之言。宜銘焉。家素窮困。兒輩皆穉。養老育幼。處置莫弗至矣。如兒曹怠慢遊戲。縱飲食則猛加呵嘖。常誡言。鷹饑不啄穗。士人之子。宜尙志矣。家譜、一日在佛堂看經。獨自絕倒。師駭問之。曰。嗚呼釋迦那說許空誕。諸家人物志、性勵負才放恣。以爲人皆在己之下。乃不受人之指導。人亦無有敎之者。時輩作詩。所謂二四不同。二六對。黑白圈序平仄。互相傳示。藏主憤其不傳。謂之曰。我師李杜蘇黃也。其用平處。我亦用之。其用仄處。我亦用之。如此而足矣。何撿黑白星之爲。植田成章批說、

○今按芝山遺稿。水足安直記行實云。謁谷時中。讀四書五經。又從野中兼山。而切磋研窮。寬永十九年。歲二十五。一日幡然曰。綱常倫理之外。別立敎說道。豈正理哉。獲罪於天之大者必矣。遂歸儒。

○安直記行實云。正保三年。以父命復本氏。著闢異一卷。以發其志。時年三十。專攻程朱之學。以居敬窮理。爲學問之要矣。○紳書云。敬義年弱在寺。野本安房視之大學。受誦而曰。有小學者矣。安房求得。令誦之。於是發憤歸儒云。

土佐守護山內氏患敬義擯斥佛。欲逐之。野中兼山諫曰。彼其志正大。其學純粹。眞儒也。何爲逐之。守護不聽。敬義遂還于京師。

○按行實。芝山遺稿並云。敬義還京師。無所依歸。兼山恤之。買宅於京師。居之。餽粟給薪。以資焉。又令書生都養受業。後書生過去者數人。兼山在土佐聞之。不懌。遂絕交。考成章批說云。兼山絕交事未詳。敬義常示云。說朋友之過惡。欲使之改其非也。絕交之後。擧其過惡者。君子所戒也。然則敬義於兼山。絕交後無一言者。可知矣。

慶長三年秋。造祖先木主。爾時淨因謂之曰。前夜夢有神告云。自今而後。呼汝忠平。敬義亦夢幽都明都幽明室七字。雖不知其義所在。蓋孝感所致也。敬義事父母孝。愛敬竭力。餘愛施及一家。正保中。編次周子。謂朱子解太極圖說。於理則然。但未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。慶安四年夏。夢寐之間。髣髴見周先生。敬義乃問曰。朱解合尊意乎。曰。合。敬義曰。點于第一圖中。無乃乖意歟。濂溪頷之而覺矣。明曆元年春。始開常講。小學。次近思錄。次自四書及程子易傳。（家譜、行實、平日告門人曰。我身即敬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內者身

也。外者人也。敬合內外之道也。又曰。聖遠樂亾。禮記雖存。壞亂亦甚矣。幸朱先生出。易也詩也。明本義攻末矣。書令蔡仲默傳之。欲修禮樂。而未成。然黃直卿續儀禮經傳。蔡孝通著律呂新書。春秋爲未學而不下筆。寓其徵意於通鑑綱目。四書之解。小學之書。發明眞切。無復遺藴。朱子實孔子後一人也。善學者由小學進大學。而盡論孟之精微。則六經不治而明矣。行實、三年正月。將起大和鑑筆。人日詣藤森祠。作詩云。親王强識出群倫。端拜廟前感慨頻。渺遠難知神代卷。心誠求去豈無因。家譜、萬治元年春。遊江府。爲美作守加藤泰義館客。又至於河內守井上正利。講學有日矣。家譜、行實、

○近世叢語云。敬義在江府也。寒窶如洗。隣居書賈某借閱其書。當是時。河內守井上正利。好學下士。書賈某數得見之。一日正利言曰。我欲學。汝之相識。有足爲師者請介之。對曰。頃有一儒生山碕嘉。自京師來。住僕東隣。觀其所以超人。閣下而召之。則豈不荅恩乎。正利大喜。乃延致。某歸告。敬義毅然曰。侯如欲問道。則宜先來見。某愕然。以爲措大不通時務。若薦斯人。必陵上累自及。不若無薦

也。他日正利問曰。先生如何。某以狀報。正利咨嗟良久曰。今時自稱師儒者多。無意修道。東奔西走。欲其技易售。我聞之。禮聞來學。不聞往敎。先生能守之。此乃眞儒也。卽日命駕訪焉。

寬文五年春。應左近衛權中將保科正之之聘。往講經義。正之禮待太渥。以國字解經。精微析毫。諳史書若干萬言。極便給。善荅問。如鐘從撞發響。有門人子弟通業者。有君長士夫進途者。正之撰玉講附錄。三子傳心錄。二程治敎錄。社倉法等。但主總裁。敬義纂輯焉。（行實、芝山會稿、）十一年冬。得吉田道神道傳。（行實、家譜、）敬義

爲人豪邁。氣質極急。刻苦勉勵。不敢少懈。其待人甚嚴。無有物時。好收人情之意見。門人惰業差行。則痛責之而不假。或至絕交。（史氏備考、佐藤直方討論筆記、）及晩年稍寬。以恕待人云。改點修正之經。抄錄拔萃之書。悉行于世。推聚六經四子之義。研窮廉洛關閩之書。辨諸儒之得失。闢異端之訛謬。明天理。正人心。學業之大。孰有加於此哉。（行實、）東遊十數次。詣太神宮者數。或詣多賀社。或詣八幡祠。天和二年九月。疾沒。年六十五。（行實、筆記、會稿、）

○今按史氏備考交載闇齋家譜。大高季明闇齋

傳。清處士論。佐藤直方討論筆記。韞藏錄。水足安直閫齋行實。植田成章批論等。其說不一。俟後訂。

敬義强記。一日方浴。門人執巾救之。偶談及梅花。敬義乃誦古人梅花詩而徵之。至五十四首。或時正之問曰。先生有樂乎。荅曰。臣有三樂焉。凡天地之間。有生者何限。而得爲萬物之靈。一樂也。天地之間。一治一亂。無定數。而產右文之世。讀書學道。得與古之聖賢。把臂于一堂上。二樂也。正之曰。二樂既得聞之。請更聞其一。曰。其一最大樂。而所以難言者。言之。君侯必不信。以爲誹謗。正之曰。寡人雖不肖。奉先生之教。渴聞忠言。何爲至今不終之乎。敬義乃曰。幸生於卑賤。不生於侯家。是也。曰。敢問何謂。曰。今之諸侯。皆生乎深室之中。長於婦女之手。不學無術。徇聲色。耽遊戲。而爲之臣者。迎合主意。無致匡救之道者。遂令智竇日塞。本性梏亾。視我輩卑賤之幼嘗辛苦。長習事務。師敎友輔。以益其智慮者。爲何如也。是臣所以爲一大樂也。正之茫然自失。嘆曰。寡人何聞之晚矣。叢語、一說爲會津儒員小櫃與五右衛門之言、

淺見安正。初名順良。號絅齋。近江高島人。徙家京師。父本豪富。有三子。伯道徹。仲乃安正。俱業醫。叔稱吉

兵衛。爲賈人。父欲使伯仲有名。破家產而資焉。安正有宏度。一見闇齋。欣然心服。遂改業爲儒。治程朱學。砥行植節。社中無出其右者。闇齋倡神道。弟子翕然風靡。而守舊不動者。安正。及佐藤直方。三宅尚齋數子耳。安正爲人嚴毅。有威。不求聞達。安於貧窶。泊然自樂。晚年住錦小路。生徒大進。其說書也聲音朗鬯。一坐肅然。屛氣竦聽。無敢噫咳欠伸者。每一截一章畢。謂曰。理會去否。僉稽首曰。唯。儀矩森嚴。如入府署。安正講習自娛。雖甚貧。不欲仕。足不踐東土也。門人三宅觀瀾。出仕水戶。安正以爲其志非行道。卽贈書絕之。其著靖獻遺言。有意所寓。至其梓之。會父死。乃歎曰。先君常恨吾不爲世用。今也是書將播海內。先君而見之。其喜必不細矣。因泣下。弟吉兵衛爲人愞無斷。雖家業營治。憑安正焉。繼母老病。安正每宵往省之。視其衣褥。節其飲食。一日無怠矣。鄉黨稱其孝。以正德元年歿。年六十。養兄道徹子爲嗣。安正論談有理致。嘗解志字曰。雁腐爲蛆。猶北飛。此謂之志。所著靖獻遺言。聖學講義。精一集說。明德說。論性諸說。氏族辨正。忠士筆記。敬義內外說等書。有十餘種。叢語

佐藤直方。備後人。年二十一。如京師。介永田養庵。見

闇齋。闇齋教弟子。極嚴。直方事之不惰。遂能得其旨。
後徙居江府。性高邁逸宕。皓齒玲玲。眼彩射人。有口
才。遊諸侯間。雄辯懸河。譬喩如涌。一坐傾聽。平居自
奉豐麗。日飲醇酒。快活脫洒。無有戚容。初承父職。仕
結城。受俸五十口。元祿六年。乞休致。明年左近衛權
少將酒井忠擧延爲師。年餽百金。乃處其邸者二紀。
然以道不合遂辭之。時年六十九。左近衛權中將井
伊直該聘之。禮遇甚隆。抗禮于庭。固辭不敢當。唯乘
轎。直到廳曰。敢從命之辱。老父或顚躓。恐煩有司。嘗
從容謂其老曰。凡天下之事。無坐而知者。是以求師

受業。琢磨浸灌。以得其道。有不據於古。不學於師。而
能得道理者。我未聞之也。然而今世人未學而服官
政。取諸臆以行事。夫政之不善。爲黎民之害。貽患於
後世者。盍有焉。可不省乎。諸老以爲大然矣。直方不
設儀矩。師弟之際。禮法太簡。嘗言吾爲逐臭者。講說
書籍。與之爲友耳。今之學者。多不信其師。獨師自尊
大。甚可笑也。享祿四年。歲七十而歿。著四書便講。講
學鞭策錄。大學全蒙釋言。鬼神論集說。排釋錄。直方
放達不拘。在兵部少輔增山正任講筵。卒然起出書
院側。振衣云蚤蚤。又雖在公侯坐。每談話移時。不復

端坐。嘗謂人曰。歌業最妙。善蔽盤坐。又居江府。隣里失火。門人來救。直方烹粥勞之。一生問著清潔否。叱曰。蒼皇中曷有此汰侈。子不可入堯舜之道。（叢語）直方居八町堀。家極貧。更不以爲意。淡然益切磋。會津老某就學。意欲拯其貧。懷金百鎰來語。辭氣容貌。安清貧。唯在好學樂道。更無有餘情。某意愧。不能發言。空懷金歸。他日復來。總三回。終不能言。山碕闇齋聞之曰。設令雖百回也。不可有發期矣。（闇齋漫錄）有子。名就正。繼業。（叢語）

三宅重固。字丹治。號尚齋。播磨人。父重直爲人後。冒平手氏。重固幼時從其族。祝髮學醫術。父命之也。成童喪父。十九而從闇齋。專攻儒道。於是種髮。始復本姓。後適江府。教授生徒。遂應侍從阿部正武辟。元祿中。常憲公臨正武之邸。命重固講論語。乃賜衣服。重固忠直務盡其誠。居十年。爲適子之傳。以言不行。託疾乞致仕。不允。數乞而不止。

○按崎人傳云。適子潛遊花街。重固憂之。屢諫不聽。近臣二人。重固門人亦俱諫。不聽。終乞命。於是患重固亦亾命。因禁錮之。以是得罪。寶永四年。幽于忍城。友人三輪執齋。細井

廣澤等憫之。請宥不得。（叢語、）重固氣象豪雄。忿將自盡。謂無益矣。古聖賢當厄。或著述。我亦倣之。乞紙筆。不許。偶得折釘。請守者曰。爲風寒所侵。不堪鼻涕。守者憫與紙。乃以釘傷四肢。以血換墨。嚙葭屑爲筆。草易說三百帖。（畸人傳、）在囹圄。每旦請水。洗浴。布袍綻裂則撚紙縷。補綴之。食後必匝圜中數百回。約凡一里。精神不減平素。佐吏巡警覘之。誡守者莫怠。重固聞恐曰。丈夫一縷以縛之。義不敢脫。余所以然者。獨懼擢脚疾。膝行就戮。爲人取笑。故爾云。阿部氏遣人察之。重固賦詩曰。富貴壽夭不二心。但向面前養誠心。四十餘年學何事。笑坐獄中鐵石心。越三年。會赦。如京師。（叢語、）獨錮都府。（京師、江府、大坂、）居住。更族吉田。名尚齋。潛居講業。後禁解。復族。嘗欲某宅。或止之曰。有妖怪。重固不聽。遂住。無復有異。（畸人傳、）搢紳列侯。縱游甚多。土佐守護山內氏請爲師。招之江府。居僅半期。其老山內矩重死。爲重固知己。於是辭歸京師。晩年復之江府。阿部氏延而見之。道往事。嘆其忠直。重固學規極嚴。而遇弟子甚厚。情款相盡焉。初學闇齋者三年。闇齋歿。折衷於直方。絅齋二子。以友誼待之。互相切劘。遂得山碕門三傑之稱。寛保中年。八十餘而歿。門人哭

泣。如喪考妣云。所著祭祀來格說。狠疐。白雀。四書筆記等。有子。曰重德。字一平。英敏好學。年三十一。先死。

叢語、

貝原篤信。字子誠。號益軒。筑前人也。世臣筑前守護黒田氏。學宗洛閩。博覽强記。無不窮綜。而謙挹不以辨博自高。平居深自韜晦。令譽日隆。嘗謂曰。予亾逾人者。獨恭默思道。其好著書。以利人濟物爲要。其所撰著。不爲名。務益後人。乃至家範鄕訓樹藝製造養生等。懇懇唯務。輕俊之徒。輕其學。而有補益于世者。爲不尠矣。好遊。探討勝地名區。足迹幾遍天下。皆詳記行程勝迹。以便行旅。又喜修養。既老。矍鑠不衰。尚不廢著述。歷事三世。禮遇優渥。累加食祿。元祿十三年。乞骸骨。老于京師。嘗與五井持軒書曰。僕年既踰八十。而文字結習。未能解去。每宵讀書。尚至夜半。性雖陋劣也。近日寖得見解。吾子有意乎討論。則時見寄書。其精力老而不衰。可以見焉。嘗疑程朱之說。著大疑錄。然不自立己說。唯疑而已。篤信素好和歌。而不好詩。謂曰。和歌者我邦俗所宜。詞意易通曉。故古人詠極妙絶。古昔雖婦女。亦善之者多矣。詩者非我風土所宜。詞韻自別。乃雖名家風調。比和歌劣者遠

矣。宜以和歌述其志。不要作詩以招詅癡符之誚。正德四年。年八十五而歿。嘗自京師歸。船中數人。互不識名。喋喋相語。一少年意氣傲然。鼓舌談經義。篤信沉默諫聽。如不知字者。既而達岸。舟師使各人記姓名鄉里。少年始知爲益軒。恧然不自容。不告其名去。所著愼思錄。初學知要。自娛集。近思錄備考。筑前風土紀。大和本草等。凡十有餘種。叢語、篤信書法端莊。有度。老而不衰。伊藤東涯題書、篤信如京師。途過湊川。見田間有一小阜。問耕夫。夫荅曰。楠正成遺瘞。不覺淚下。慨然而謂。胡莫一片石記美事。是夜宿兵庫驛。逆旅主

人。福岡運穀通賈也。篤信與主人某語及湊川事。以說其意。某怡然曰。願先生作碑文。賤子建礎石矣。篤信至京師。作碑銘文。歸途託某。某大悅。相約去。而後篤信投書。某閱之曰。返與銘案云。某危疑。應其旨。以竢再信。無幾篤信贈書曰。我嘗閱見遺址。欲傳美事于碑銘。再考。楠公忠精亘千古。與日月爭光。如我碌碌書生。以野文表之。可謂不知己分也。意酷愧之。全身汗流。故止焉。福岡藩村山退齋語、以兄子重春爲嗣。篤信父利貞。號寬齋。兄樂軒。號存齋。皆好學。妻江碕氏。名初字得生。號東軒。才德並全。治經通史。善嫺文墨。工作

隷書。又詠和歌。常從篤信。遊歷勝區。篤信著遊記。實有內助云。伊藤東涯贊之曰。躬孟光之賢。而兼衛氏之筆。篤信初養存齋長子好古爲子。好古號耻軒。博雅類益軒。先歿。叢語、

後藤達。字有成。號艮山。一號養菴。江府人。少而好學。遊于林氏之門。專攻經義。事父母。盡忻懽。其所欲爲。未曾不爲如意。江府屢火。父光長之居。十一年間七燬。家財蕩盡。光長日周章急奔。心不暫安。與進取富貴與復家道。不如西從京師。安貧以終身。達乃奉父母。遷住京師。供職養志。雖家道甚窘。未曾使知匱乏。

嘗慨然歎曰。我爲儒乎。難上仁齋。爲僧乎。難見隱元。無已則醫乎。乃就親舊。借錢一緡。執謁於名護屋玄醫。玄醫以菲贄不合家規。不見之。達憤懣塡膺。將出門。罵曰。玄醫鼠輩。不知人。乃自奮勤勉以醫爲業。遂爲古醫道之祖矣。二十年間。術盛行。名聲藉甚。請診求療者不斷。弟子受業者。凡二百餘人。先是醫流概剃髮。著僧衣。拜僧官。達深惡之。不拜僧官。幡然束髮。改稱左一郞。有識見者。多慕其風儀。漸向正俗。達療疾。務在實詣。久疑宋明醫流。曰補之空論。一旦開語。乃掃衆說。立一家言。曰。太平百年。游惰之久。腹裏悉

結癥。病而生諸疾。治宜灸。灼艾動至數萬。救急享屯者。莫如熊膽。經澁血瘀。久滯深固者。須浴溫泉求活暢。血精虛乏。用肉食助溫養。外犯邪氣。用藥石爲主。蓋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。宜以順氣爲治療之綱要。其說的實明白矣。初年四十三。丁父喪。號慟擗踊。暈絕而蘇。三日不食。三旬廬墓。三年寢苫枕塊。不飲酒食肉。毀瘠稱禮。朝夕奠必泣下。服竟之後。每旦點燈焚香。悲慕流涕。家事小大出入吉凶。必告必報。如事生然。其在侘邦。遥拜祠堂。臨寢問方。不以刀刃若脚脛嚮之。及年七十。猶且不遺。親忌至必泣。晚年好行遊。登山探幽。跋涉怡心。甚愛草木。弄花察根。欲充實用。不好著書。唯有熊膽蕃椒灸說數篇耳。享保十八年。歲七十五而歿。子四人。曰存。曰省。曰直。曰督。省字仲介。慧敏好學。家聲益振云。叢語、

野史卷二百五十五終

野史卷二百五十六

儒林列傳第六

飯田忠彦修
男文彦訓點
竹中邦香校

中江原
熊澤了介

中江原。字惟命。稱與右衛門。近江高島郡小川邑人也。初產于藤樹下。後常講學於藤樹下。門弟子因稱藤樹先生。又夢有人授光嘿軒字。省光號嘿軒。又頤軒。幼而不群。夙失怙。甫九歲。祖父吉長仕加藤氏。欲

以原爲嗣。携歸伯耆。吉長自悔盲文筆。勉令原學之。
出羽守加藤泰興徙封于伊豫大洲。原十歲。從吉長
移焉。十一歲。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一是皆以
脩身爲本。大嘆悟曰。幸此經之存于今也。聖人豈不
可學而至焉乎。叢語、十三歲。從吉長擊賊。少無懼色。意
氣凜然。加成人。雖一物。遺受必愼。每喫一飯。必思君
父之恩惠。十七歲。有禪衲自京師來。講論語。當時士
風專武。以文爲孱弱。莫聽之者。原獨往聽。衲未卒業
而還。爾後原憂無師友。購四書大全。夜竊熟讀。每以
二十帖爲課。晝則與諸士談武。避衆毀也。困學經年。

以經學爲任。常以母在鄉里爲念。乞暇歸省。將携往
大洲。母氏不欲航海而遠徙他邦。於是請致仕。言誓
不事二君。泰興愛其才。弗聽。是歲十月。終逃。時年二
十七也。臨去。散儲蓄於僚友。使償其負債。至近江則
僅餘三百錢。僕某多年役仕。原憐之。割二百與之。令
去。僕感謝。請與艱難。原强遣之。後鬻佩刀。得銀十枚。
以購米穀。借諸人收息。其息極微。以故人不待債而
必償焉。初原信朱學。專課門人以小學近思錄。門人
多泥朱說。不能長進。既而讀陽明全書。大善其說。誡
弟子曰。雖窮理之志。與名利之志。不可同日語。至夫

眞性活潑之妙則均矣。宜脫格套照自已本心。弟子大悟。又謂曰。我嘗贈山田氏以三綱領之解。其至善解曰。事善而心不善者非至善。心善而事不善者亦非至善也。是時我未免支離之病。乃誤解若斯。弟子曰。覺親切明當。何以爲支離。曰。事出於心。事心豈有二與。未有心善而事不善者也。曰。如狂者。心過古人。然行不及古人。如鄕原。事似君子。而其心小人。是分明不心與事貳乎。曰。狂者未至中庸。所以行不及古人。鄕原以媚世。陽摸君子耳。事出功利。惡得善心。然爾或言大矣哉。此道。盜亦得之爲功。先入者勇也。後

出者義也。均分者仁也。不得斯三者。則不能爲大盜。是說可笑亦可悲矣。既而專講明孝經。揭出愛敬二字。令體認曰。愛敬於心。猶水就濕。火就燥。各人深習氣。陷格套。蔽心體靈明。然愛親敬兄之心。何曾滅息。有時發見。乃認此心。而存養不失。則聖人之心也。大學啓蒙。孝經啓蒙。藤樹規。及學舍坐右銘。原人。持敬圖說。更有數著。後皆欲改作之。而多病不果業。論語說及先進二三章而止。今傳者尠矣。書賈其竊刻其草翁閒苔。原聞之。以爲前著。召賈碎之。賈歎其費。乃爲償之。以所著鑑草授之。爲大野了佐著醫筌。初了

佐以厭武弁。請原欲逃醫。原憐其志。令讀大成論。而
僅二三旬。教之二百遍。食頃即忘。復來誦百餘遍。始
記。後終以醫養數口。可以見其不倦之實。嘗語人曰。
予爲了佐。殆竭精氣。然非彼刻苦勉勵。我亦安得竭
之乎。雖愚鈍如彼。勉勵之功如此。況不了佐者。可以
知矣。又爲山田。森村二醫生。著小醫南針。神方寄術。
慶安元年八月病歿。年四十一（藤樹行狀、崎人傳、）惟命恒患
痰咳。每疾累數枕而臥。從愈去之。病革時。母問之。惟
命懼母之憂。力疾手自去一枕曰。小愈。母曰。然則不
日必起。悅而出。惟命乃死。（續叢語、）爲人溫厚。師人以躬。

人無賢愚。皆服其德。莫不興起于善。雖旅舍茗肆。有
客所遺物。則必置之閣上。以俟遺者之復來。歷年之
後。塵埃坌滿。竟不收用。嘗往京師。行路轎中說心學。
舁夫感動流涕。其德之薰人。此類也。故一時稱曰近
江聖人。（叢語、）久世氏領邑。有不賴徒。揮刃據空屋。捕吏
及門。不能入。唯合圍喧囂耳。惟命會寓同邑。過其門。
聞狀。請捕吏。解佩刀而入。惡徒殺氣爲之折挫。不能
挑爭。收刃與惟命偕出。惟命說捕吏制暴。惡徒束手
受縛。（翁草、）有三子。以熊澤氏之故。皆仕備前。長曰宣伯。
稱太右衛門。溫厚明敏。能類父。因病致仕。死于家。次

某。字藤之丞。亦以病致仕。死于京師。季某。字彌二郎。亦復以病辭歸國。後寓京師。更稱江西久內。病死。私諡曰常省。門人應備前之辟者數輩。熊澤了介其一人也。（藤樹行狀、畸人傳、）

熊澤了介。字伯繼。幼名次郎八。其先尾張人。父曰野尻一利。初仕加藤嘉明。後去寓京師。娶熊澤氏。生了介。外祖父守久養爲嗣。因冒熊澤氏。（菱川賓述了介傳、）守久稱半右衞門。其父字平三郎。亦尾張人。仕東照公。死于味方原。守久初事柴田勝家。勝家亾而後。委贄福島正則。爲步卒隊長。正則謫河中島。其臣多逃。止者守久等七人而已。正則感嗟。憾初不識其人。正則歿。而仕水戶威公子。（叢語、）寛永十一年。了介年十六。周防守板倉重宗。薦之備前池田光政。召授月俸。眷遇日渥。或問光政曰。熊豎子果有異耶。對曰。彼待於我儀容嚴肅。未嘗懈怠。使人自敬之。是爲異耳。十四年。島原賊起。光政受命。至自江府。治兵以備應援。於是了介年十八。以未元服。留江府邸。了介乃自剃額髮。潛詣岡山。以干軍律獲罪。是役也。一利隸鍋島勝茂。攻城先登。中砲。其人肩之而退。十五年。光政命長臣某曰。了介俊秀。必爲偉器。從今宜使階列政堂開于事

體。後來有禆於國矣。因議增俸。某乃召了介告之。了介退而窮思。長官之事。非知道德。何以與焉。吾他日未嘗學問。自修狷缺。然況於治人乎。且吾纔弱冠。自今從政。奚暇得聞道哉。不如辭之。但君之盛意。拒之亦難敢矣。可謂進退維谷也。沈吟一夜。遂決意。投謝表于憲司而去。至近江。潛居桐原。專攻書典。據朱注。研窮四書。十八年。適小川村。見中江藤樹。聞道留學。踰年而還。於是一利適江府求仕。了介與弟愛昌。一成及妹。留共事母。家甚貧。毎喫淘粉粥。方冬用紙衾禦寒。了介忍飢寒。刻苦研精。三四年。藤樹倡良知學。時時諭了介。或恐數口及飢。勸之仕。而了介不屑焉。光政素知其才非常。欲大用之。乃託京極高明諷旨。於是了介復往岡山。居二歳。充騎馬隊。受秩三百石。軀肥大。漸至於苦起臥。謂遇金革之事。不能捷騎而可乎。於是一斷肉食。麥飯喫素菜。然寢則單被。每夜半輒起。跣脚出中庭。舞木刀習擊刺。久之。稍抵羸毀乃止。既而擢番頭。與聞國事。秩三千石。於是了介乃乞貸府庫金若干。一時備軍器。以何賠還。國制四疆處部。遣番頭。預當守禦。騎馬隊士二十員隸之。和氣郡八塔寺村。備播作之界。犬牙相接。國難其守。光政

擇了介當之。了介曰。臣聞處治不忘亂。古者皆土著墾田自備。然今難遽復舊制。聊且效之。以備緩急。乃招浮浪人。各匹馬單槍。令土著便宜地。邊警最備。慶安三年。從適江府。以番頭行國老事。政聲流聞四方。慕道者衆。紀伊南龍公子。以宗室尊。禮侍了介。送迎必謹。權臣羣牧來請言。其餘列侯各輩。游門者不可枚擧。大猷公以了介才學大爭于外內也。擬召見。尋遇不諱。弗果。人咸惜之。後光政之適江府也。或從或否。承應三年秋。大水。光政惕若。自反曰。是天儆予也。百姓何辜。宜悉後患。乃命了介。以隄防之事。功成。于今賴之。明曆元年春。大饑。封內民瀕死者。殆九萬人。蓋因前年乾溢。於是大發倉廩。賑濟窮困。尚不能給。光政大患之。乃屬諸老長臣議。衆不決。了介進曰。緩議移日。恐餓莩載塗。臣有一計。馳赴江府。哀告天樹君耳。必不空手而歸。光政曰。善。了介乃東。天樹夫人爲乞貸官庫四萬金。易之錢穀。搬運四疆。分給餓者。德施封內。民因蘇息。（了介傳）二年。光政狩和氣郡木谷。了介蹎墜於崖。傷四肢。繇是告休。歎曰。不能跨悍馬引強弓。武事乃巳。於是辭職。性溫良寬弘。喜怒不見於色。平生好客。所屬隊伍士。朝夕盍簪。文論武談。顚

析典故。相親猶骨肉。家法最儉。妻子幹旋庶務。曾無閲牆猜帷之嫌。衣服飲食。泊然以營。所藏掛軸源義經高松陣圖一幅而已。宴賓無貴賤用之。告休之後頗嗜香。燕居無事。靜坐焚之。內子好箏。亦時彈之。夫妻無他嗜好。同郡寺口爲采邑。乃更名曰蓄山。既有嘉遯之志。光政雖微知其情。然不能強止。又意欲許之。於是以子輝祿。爲了介後。使襲祿邑。輝祿後增祿一萬二千石。爲支封。復池田氏。列侯籍。（叢語、了介傳、）初執國事。政治豐饒。一年歲饑。了介巡視邦內。到海陸漁婦擧案齊眉。悅曰。吾事成矣。（叢語、）萬治元年。終以疾去。

寓京師。公卿大夫多慕了介學行。幣禮于門者多。右大臣藤原敎輔（一條、）爲貫首。時易姓名曰蓄山了介。聲華蓋一世。（了介傳、）一日乘閒弄笛。適伶人安倍飛驒過門聽之。可知是了介。歎曰。美哉淵乎。盈而不溢。自非有道之士。其孰能之。（續叢語、了介傳、）居頃之。或譖了介於所司代牧野親成。親成信讒猜忌。寬文七年春。遂往吉野。詠曰。巨乃波留巴。與志能乃也末逦也末母栗止。那黎天固序新連。波奈能許許呂乎。又結廬於城州鹿背山。有客問曰。先生頃閒否。對曰。吾爲善惟日不足。何閒之有。曰。今日爲善其蹤何見。曰。人苟立心於

義。則盥嗽櫛縰、皆爲進善之地。乃不爾一匡九合。亦復兒戲之美耳。客歎服。（了介傳、）九年。酒井忠清。板倉重矩傳命。徙了介于明石。明石松平信之之封。因卜居大山寺傍。了介欣然。扁其軒曰息游。門人隨稱之。初寺僧誤聞了介相備前排佛氏。心憤。欲一面折之。已及見。溫然容貌。大出意表。退歎曰。曷有斯好人而仇吾門耶。是歲。了介歲五十一。精爽不少衰。諭論誘掖後進。居恒曰。聖人則高而難及。然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爲也。於此一事。豈不及耶。此志不固。不可謂君子人。延寶七年。信之移封郡山。了介徙居

矢田山。信之復移古河。本多忠平代之。待遇了介。一准舊。弟子稍益進。妬者愈多。貞享四年八月。有命徙了介于古河。十月。上封事。議政務。大忤旨。禁錮。賴政郭宥議。許携妻。了介既不得時用。於是采輯平日答問之語。以撰集義和書外書數十卷。學長乎經濟。所論皆特得之見。其餘大學或問。大學。中庸。論語小解。易解。孝經解等。皆傳于世。而兎園册子。借名取重者。亦復不少。元祿四年八月。歿。年七十三。（了介傳、由井叢語、）正雪者。以武學名著一時。光政欲辟之。詣了介。了介曰。臣先當面試。乃往見正雪。從容謂曰。寡君若有聘

足下。則能出仕否。正雪曰。固所欲也。其祿何如。曰。五千石。正雪曰。敢辭。了介還。謂光政曰。正雪逆心見乎色。得一夫而害國家。非謀也。正雪亦曰。嘻吾吏殆被彼洞視。不懌久之。（續叢語、）有子四人。長曰右七。襲蓄山氏。仕備前。次曰左七。復本族野尻。仕松平信之。次曰武三。襲熊澤氏。仕本多忠平。季曰左四。亦仕信之。女七人。（或作八人、）皆適他氏。（了介傳、叢語、）

泉仲愛。稱八右衛門。了介弟也。仕備前。食祿五百石。以吏事見重。偶有兄弟爭父田者。相訟獄。光政使仲愛決之。仲愛命寘兄弟於一小室。使與飲食與浴。至夜分不斷。兄自悔謂弟曰。今所爭田。偕耘耕何如。弟曰。固所欲也。以告之。仲愛悦曰。善哉。乃教以連枝不可相伐。陳以禍福之義。兄弟歔欷而出。遂全天倫。光政嘗賞仲愛爲人曰。古昔君子也。（吉備烈公遺事、叢語、）或問人之道於仲愛。對曰。道者固易也。人以信實爲道。所謂實觀天道可知。自開闢而來。夜乃夜。晝乃晝。弦亦弦。望亦望。四時轉變。日夜運行。毫莫違。人生其中間。苟違實理。則得天罰必矣。喪實則人道廢。善識之者爲人云。（翁草、）

野史卷二百五十六終

野史卷二百五十七

飯田忠彦修
男文彦訓點
竹中邦香校

儒林列傳第七

伊藤維楨

伊藤維楨。字源佐。初名維貞字源七。又改源吉。先世住和泉界浦。高祖道慶。曾祖了雪。祖長之號了慶。本族長澤。居攝津尼碕。養於了雪之家。元龜天正間。攝泉大亂。閭里不靖。遂遷京師。假住近衛南堀河東街。父長勝號了室。有三男。維楨其長子也。維楨幼而沉

深不競。異常兒。甫十一歲。就師。習句讀。初授大學。讀
治國平天下章。歎曰。今世亦有知之者耶。既而稍屬
詩。出語不凡。衆共歎異。逮十九歲。從父遊琵琶湖。賦
詩云。古來云此水。一夜作平湖。俗說尤難信。世傳詎
亦迂。百川流不已。萬谷滿相扶。天下滔滔者。應憐異
教趨。又登園城寺絕頂。賦詩。皆爲長老所記。時購李
延平荅問。讀之。熟復不釋。紙爲爛敗。自是覃思于性
理之學。專讀性理大全。朱子語類等。日夕研磨。詣其
精奧。作無極吟云。本未曾生豈又死。悠悠蓋壤共吾
身。有人若問斯心妙。無極一圖是箇眞。著心學原論。
及大極論。往善論。皆在二十八九歲間。所居自揭誠
修二字。以自警。稍罹羸疾。驚悸不寧。俯首傍几。不出
門庭者殆十年。家產爲之蕩然。邑里嗤侮。人無知者。
所與語者。特井上養白而已。時儒學未盛。偶學焉者。
專以詞賦記誦爲務。講道學者稀。故親舊知識。皆勸
爲醫易售。催督甚苛。維楨耳若不聞。千辛萬苦。始得
如志。附宅於仲弟。僦居松下巷。讀書。寛文二年。京師
地震。遂還家。先是有疑於宋儒之學。乖孔孟之意。考
索多年。畧得就緒。乃謂大學之書。非孔氏之遺書。及
明鏡止水。冲淡無朕。體用理氣等說。皆佛老之淫辭。

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

而非聖人之意也。於是始開門戶。接延生徒。來者輻輳。服其德業。（行狀）時大高芝山著適從祿。排擊古學。弟子將爲之辨。維楨曰。爲學之要。虛心平氣。以爲已爲先。亦何事焉。左大臣藤原公信（德大寺、）好學。每會諸儒。令相論難。往復數回。或以詆訂。維楨猶恬然不爭。（維楨傳、）或恠差異。目以爲狂。群疑衆怫。恬而不問。時年三十六。始草定論孟等書古義。及中庸發揮等書。又設同志會。掛孔子像于北壁。鞠躬致拜。退講說經書。相規過失。又倣許氏月旦評。品第人物。以勵生徒。或私擬策問。以試書生。設經史論題。以命文。月率爲以常。

（行狀、）延寶元年。京師火。延及書堂。百物蕩盡。維楨唯橐古義一部而逃。僑居京極大恩寺。（維楨傳、）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。奉養愼至。引至三年。未嘗懈惰。時細川綱利。厚聘禮招焉。辭以侍養無人。延寶四年。父服闋。始開講論語。月定三八日。自是論孟中庸三書。反覆輪環。終而又始。旁及易。大學。近思錄等書。敎授不倦。四十餘年。講必直明主意。間述已見。務欲爲學者受用之地。而不研窮末義。述聖賢之言。如述自言。從容饜飫。不事糊點。聽者竦動。多所警發。名望日隆。達于遠邇。士庶過京師者。有學無學。莫不願一識面。一聽其

講。叩問道要。質正疑難。虛往實歸。莫不歎服。投刺來見者。著錄凡三千餘人。教導生徒。未嘗設科條嚴督察。而其及教侯國。訓化邑里者。各成其材。皆爲人所知。平日勸學者。以明道術達治亂。爲有用之實材。而戒鶩於空文。流於記誦。雖一不識字之人。告之諄諄反覆。唯恐傷其意。聽其言。各有所得。其文辭理平穩。務欲易曉。而不事繁文綺語。時推宗匠。每一篇出。傳播咀嚼。人以爲楷。又創譯文會。以國字換寫古文之秀者。與學者。復之以漢字。視其字之多寡。上下之別。以諳文法。甚爲初學之弘益。貞享中。中津僧道香到

京師。將歸。請文維楨贈序云。自人視之。固有儒有佛。自天地視之。本無儒無佛。吾道師道。豈有二乎哉。人或疑其混儒佛於一途。後乃云。雖釋迦。不能離今日之天地而獨立。則自見儒道之不可離焉。因此膾炙日盛。流布四遠。因對州醫大塔貞安齎到流朝鮮。彼府使安愼徽甚歎賞。以爲旨趣固與古人異。文甚絕佳。日本未聞有若許人。携歸國。逮元祿季年。遂達天聽。詔索其文。因兵部大輔藤原貞維以進。士林榮焉。平生未嘗出京師之外。唯南都大坂丹之保津。皆爲門生所招。時或一至。元祿中。因鳥居忠救之招。到

水口者再聽論說。多所歎異。後爲撰定其家祖元忠墓碑。學專以論語爲主。孟子次之。以爲論語言敎而道在其中。孟子言道而敎在其中。著古義論語每卷首。安最上至極宇宙第一八字。以致崇重之意。門生或言。其甚駭聽聞。後乃削去。嘗言論語孟子爲本經。詩書易春秋爲正經。其三禮三傳等爲雜經。總名之曰羣經。而欲爲作總序。天和三年。稻葉正休巡察到京師。爲著語孟字義。既而因長澤純平之請。著大學定本。專據古本之叙。稍加刋定云。格物本非闕也。蓋以八者各得其序。爲格物訓格爲正。以本文所謂誠

意者。特擧一項爲證。其述中庸發揮。以喜怒哀樂等四十七字。本古樂經之脫簡。而非中庸之本文。其論鬼神已下。亦非本書。故斷自此章已下。定爲下篇。辨正甚多。名曰發揮。其於詩也。以爲詩之作。皆直叙人情。凡悲歡憂樂。物情世態。皆於是乎寫。故讀之則待人而恕。接物而寬。不徒見勸懲黜陟而已也。讀之者。皆斷章取義。遊戲自在。本賦是事也。而隨讀者之見識如何。而千變萬化。不可均一。嘗欲著詩傳。擧古人引詩者于各章之下。以見引詩之活法。有志而未果。從朱子吳文正之說。專取今文。以爲古文始出于晉

隋之間。皆後儒掇拾經傳所引。韋昭杜預等。闕爲逸書者。以成非眞古文也。今文則伏生所口授。而最可信用也。其大禹謨所云。人心道心等語。本出于荀子解蔽篇。而非舜禹授受之本語。而其大要在知夫子黜無爲自化之說。而專斷自唐虞以下。爲始之意。其於易也。以爲古者易學自有二家。有儒家之易。有筮家之易。彖象文言。字說義理。繫辭說卦。專言卜筮。今日從孔子之敎。以易爲義理之書。則當從彖象以見其義。故專據程傳爲主。司馬遷楊雄等諸儒。始以十翼爲孔子之作。歐陽永叔。陸象山。趙南塘等。皆疑之

維楨亦從其說。以爲彖象之作。蓋先於孔子也。嘗述易凡例乾坤及文言大象等傳。其於春秋也。以爲直書其事。美惡自見。甚斥公羊穀梁穿鑿之說。專據左氏爲說。嘗作經傳通解。節左氏文。繫之于經。以明其意。其書未成。先儒甚重獲麟之說。諸議紛紜。維楨以爲此公穀二家之脫簡而然。本非大義所繫。五氏所記。獲麟之後。尙有二年經。蓋孔子終身讀書。以至四月之前。遊夏之徒。欲見其夫子之所成。爲記四月巳丑一句也。故哀公一篇。亦作解。其於禮記也。以爲出于漢儒之附會。然間多確言。嘗欲彙而錄之。而未果。

其於天道性命之說。皆專就氣爲言。而未嘗說理也。大要以爲天之有元氣也。猶人之有元陽。自是已上聖人無其說。故易唯言乾元坤元。而未嘗說其所以然之理也。又謂仁義之智。天下之達道也。惻隱羞惡。辭讓是非。人之本心也。人苟知擴而充之。則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。此孟子立教之本旨。曰達曰充。皆學者受用之方也。惻隱羞惡等四者。至於仁義之端本也。非仁義之端緒也。自漢已來。至於宋周子猶仍其說。至程朱子出。始以仁義爲性。四端爲情。於是體用內外。持敬主靜之說興。而擴充存養之方疎。嘗言。天下莫尊於道。而教次之。性則成道受教之地也。晩年述童子問三卷。以明其意。專述修齊治平之要。最備學者受用之功。又嘗言。聖人因人以立教。不立教以驅人。又言害於人倫。遠於日用。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。皆謂之邪說。皆謂之暴行。又言。儒者之於王道。猶孫呉之於兵。盧扁之於醫也。人以爲確言。凡纂述之書。逐旋修改。未嘗停手。故其書未嘗刋刻。門人傳錄亦多異同。其於古人。最服范文正公。明道。及許魯齋三人。嘗序魯齋心法而刋布之。以爲有實德而後實材從之云。其爲文專宗唐宋八大家。辭理平穩。

務欲易曉。而文選浮靡之習。李王鉤棘之辭。皆不取
焉。在明唯取唐荊川順之。歸震川有光。王遵巖愼中
三家而已。其爲詩。專祖杜詩。以爲詩之聖者。嘗愛看
鶴林玉露。詩人玉屑等書。又嘗稱桓寬鹽鉄論。以爲
其論王道。合於孟子。又曰。陸宣公奏議。眞西山衍義
等。嘗皆有益於治道。性資寬厚和緩。人不見疾言遽
色。不設城府。不修邊幅。未嘗爲古恠遷僻矯激之行
以取駭異。人無少長。接之以誠。無厭怠之色。及其大
義所關。雖誘之以萬鍾。而不可奪也。常好書字。而未
嘗摸臨法帖。每旦晨起。先憑几。亂書楷艸數紙。家人

促餐頻頻。而始罷。率以爲常。間遇適意。或賦和歌。眞
率遣興。不要巧綴。常値天氣明媚之候。拉子弟三數
輩。杖履倘佯。吟詠而歸。家本寒薄。伏臘難支。維楨居
之。晏如也。（行狀）或歲晚。不能買糯粢。亦曠然不以爲意。
妻緒方氏進曰。家道育鞠。未嘗爲不堪。而獨其不可
忍者。孺子原藏。未解貧爲何物。羨人家有粢。連求不
已。妾雖口能譙訶之。腸爲斷絶。言訖泣下。維楨隱几
閲書。一言不爲之荅。直卸所著外套。以授妻。國俗立
春前一夕。撒炒豆。呼曰。福内鬼外。維楨必著禮服。行
之。（叢語）儉素自收。不求贏餘。非不求仕也。而不爲求仕

之計。非不避禍也。而不為避禍之謀。毀譽得失。一不介懷。嘗題壁云。天空海濶小茅堂。四序悠悠春色長。笑殺淵明無卓識。北窓何必慕羲皇。又遇新正詩云。家本十餘口。既無尺寸田。幸逢太平日。自免米鹽錮。道以唐虞準。學從鄒魯傳。眼前兒女侍。萬事醉陶然。囂囂自得之境。蓋如此云。號仁齋。又號古義堂。堂前有海棠一株。因又號棠隱。（堂前以下據人物志、）一日大石良雄來侍講筵。睡如不聽。衆皆匿笑。維楨曰。小子勿妄誇。以予觀彼。非庸器。必能堪大事。後果然。嘗謂。諸葛孔明。覇者之臣耳。豈王佐之才乎哉。或問曰。子當路于

蜀。則孔明之功。可復許乎。對曰。人各有能。我不能為孔明。孔明亦不能為我。古之宰相。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。我亦將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也。其立志如此（一日以下從維楨傳、）所著論孟古義十七卷。中庸發揮。大學定本。周易乾坤古義。各一卷。語孟字義二卷。童子問三卷。文集三卷。詩集一卷。春秋經傳通解。日札極論。讀近思錄抄。寶永二年三月歿。年七十九。私謚曰古學。（行狀、）維楨風格清貴。容止可觀。所司代某遇諸塗。以為王人。乃下馬而行。搢紳或稱曰仁齋先生大納言以上品格。（續叢語、）有子五人。長曰長胤。次曰長英。

次曰長衡。次曰長準。季曰長堅。（行狀、碑銘、）
長胤。字原藏。（或作元藏）號慥慥齋。又自號東涯。資稟異群。甫三四歲。能知字。長而博學強記。最善屬文。爲世所稱。孳孳種學。渟滀浸淫。人莫能測。沈靜寡默。恭儉謹愼。口不言人短。不事表襮。不設防畛。終身不仕。講學於家。剖析經義。蠶絲牛毛。然未嘗強以語人。而就問者日衆。無佗嗜好。祁寒暑雨。未嘗手釋卷。每有所得則輙筆之。故其書滿家。既稍上梓。文集三十卷。以元文元年七月歿。年六十七。（墓碑銘、）私諡曰紹述。（人物志、墓碑銘、）一日過二條巷。會藥囊有遺街頭。令書生拾摭之。中有金數十兩。顰眉謂。無載籍。難爲奈何。乃還家。置諸神棚。迨歲晚。託金子御師。納太神宮。蓋納宗廟之謂也。（畸人傳、）子善韶。字忠藏。號東所。亦不墜家聲。文化元年歿。私諡條成。子弘美嗣。字延藏。號東里。私諡恭敬。弟弘濟嗣。（或作弘美、實長胤二男、弘美子弘濟云、）稱字壽賀藏。爲人溫厚謹愼。沈默寡言。天保戊寅冬。幕府命曰。弘濟父祖五世。以敎諭爲任。有政之施。想當有瓜瓞之綿。世所希覯。其永除戶役。年賚銀以表積善。弘化二年歿。年四十七。私諡靖共。（弘濟墓碑銘、）
長英。字重藏。號梅宇。初釋褐于德山。未幾退居京師。

享保中仕福山、士庶各從學焉。朝鮮使成書記寄書。乞遺言、贈以童子問、正德中、與朝鮮李學士、唱酬累幅、詞鋒不挫、爲人魁梧健談、寬厚接人、文淵韓歐、詩原李杜、常愛陸務觀集、講習不倦、經史自娛、鑽研考訂、老而彌篤、號齋曰相遺窩、所蓄蓋可知、延享二年十月歿。年六十三。私諡曰康猷子、燿祖嗣。（梅宇、磧銘、）

長衡。字正藏。號介亭、仕永井氏、爲人質直純茂、其弟年尙弱、或遊蕩宿乎妓樓、晨歸。患長衡已起在堂。入戶呼曰火。長衡乃乘屋。因得入室、後數以爲常。奥田士亨謂長衡曰。先生屢陷令弟術中則何。對曰。予固知其詐、雖然萬一實火則奈之何。長衡夙喪怙。孝於母。及于兄、母性怖雷。異變而後。每雷鳴、不論晝夜。匍匐往省焉。（叢語、）池大雅工指畫、嘗爲人作之。長衡在坐。賞嗟久之曰。窮鄉僻邑、乏筆之居處、亦復可寶也。大雅聞之大慙。終身不爲此技。（續叢語、）

長準。字平藏。號竹里、仕久留米。

長堅。字才藏。號蘭嵎、昆弟相並繼父業、世稱曰堀川五藏、長堅仕紀伊。始講書於君前、對案不說。侍臣數促之、徐對曰。公坐褥。聖人之書。不可濫說也、侯聞之。遽撤褥。尤長爲講說、音吐朗揚。辨論明爽。侍坐者咸

歎曰。眞儒也。續語、叢

野史卷二百五十七終

野史卷二百五十八

儒林列傳第八

江村宗具
木下貞幹
室直清
北村可昌
竝河亮

飯田忠彥修
男文彥訓點
竹中邦香校

江村宗具。號專齋。又倚松菴。居庭有古松十餘株。故

爲號。崎人傳、曾祖孝與。稱民部大輔。在三石城。既聞別所長治據三木城失守。知巨防禦。竊棄城奔京師。隱居新在家。混蹤市井。慶長癸卯年歿。祖榮基。稱備前守。與父俱寓居。父既在。先哲叢談後篇、好和歌。聯歌。聞香。有名。太閤秀吉屢召問香道。宗具幼在新在家。初志學業。十五歲。歷遊京師。學醫於法印德巖。又自攻濂洛學。遂以儒道事肥後加藤氏。食秩五百石。或作加藤清正卒而辭祿云、寛永中。仕美作森忠政。聘以賓師禮。饋月俸七十口。自少壯務爲修養。齒過九十。視聽不衰。好詠和歌。兼精其說。與細川幽齋。木下長嘯交。逮寛文四年。

齡充百歲。元旦口號和歌三首曰。毛毛登勢珥。那流末傳。宇惠數差牟加羅數。美知安類彌與乃。美知耳比可禮天。曰。難邇母勢出。美努以多鬪良仁。寸疑之由惠。計布毛毛斗世乃。波留仁阿布可南。曰。毛毛止齊母。奈保安幾太羅珠。游久守衛乎。於母不許許呂曾。毛能和樂斐南類。是年九月。叢談續編作七月、後水尾上皇徵問修養之術。奏曰。居常唯持一些字耳。喫食者些。飲者些。毎事皆用些一字。無他術。上皇嘉稱。賜鳩杖及絹菓酒。耆舊錄、畸人傳、以賜杖字名講堂。叢談續篇、是月。前庭松樹下。生松蕈數莖。人以爲奇異。以二十九

日病歿。叢語、剛齋行實、專齋與伊藤坦菴友愛殊渥。坦菴少
於專齋。五十八歲。不以後進視之。常稱吾畏友。坦菴
深服專齋之爲人。傾心推奉。嘗記專齋平旦譚話數
百條。題曰老人雜話。叢談後篇、有三男。長曰宗覺。字斯民。
號好菴。性不好學。次曰宗珉。季曰宗祐。字惠夫。號愚
菴。宗珉字友石。號剛齋。一號仝菴。年甫十四。習書法
于僧秋澗。成童而受業於那波活所。寛永十二年。應
青山幸成招。正保九年。有故移病致仕。還于京師。紀
伊南龍公子。使人來聘。賜以祿五百石。固辭不就。慶
安三年。或作四年、 後光明天皇。使左大臣藤原尚嗣近衛、
召爲侍講。固辭。後屢使權大納言藤原資忠勘解由小路、
傳 敕。評 御製詩文。 天皇垂示睿藻。使錄其言。
萬治三年七月。患泄瀉歿。年五十四。剛齋幼而穎敏。
及長博通經典。涉獵諸子百家之言。又善醫。好書法。
不媚權貴。不拘時俗。居家孝悌。處朋忠信。行實、子簡字
易從。號毅菴。爲青山氏文學。有二子。長曰悰悟。本名
友精。字子清。號節齋。或作名悰實字若虛、次曰如圭。初字子通。
改希南。並有才名。皆先歿。養伊藤龍洲次子綏爲嗣。
綏字君錫。號北海。弱冠始讀書。研窮特至。仕青山氏。
任吏事。後致仕。歸京師。自憾冒他姓非古之道。不敢

以儒自名。以詩文名著一時。所著日本詩選。日本詩
史。樂府類。憐蝨諫等書。又有詩文集。(叢語、)
木下貞幹。字直夫。順菴。錦里。敏慎齋。薔薇洞。皆別稱
也。姓平氏。彌平兵衛宗清之後。子孫世住伊賀柘植。
因爲族稱焉。祖父某移居京師。改族木下。父意春有
五男。貞幹實次子也。生而岐嶷。五六歲。讀書學字。聰
明卓犖異常兒。鄉閭稱其俊逸。既而作詩屬文。往來
于搢紳家。題詠頗多。亦與五山僧侶爲方外交。皆嘆
奇才。僧天海一見奇之。欲以爲法嗣。不肯。(僧天海而下、續叢語、)
十三歲。(紳書作十四歲、)賦太平頌。呈權大納言藤原光廣。(烏丸、)

因達 後水尾天皇。世以爲國瑞。 後光明天皇大
稱賞。將錄用。會 宮車晏駕。不果。後受業於惺窩門
人松永昌三。昌三有避出一頭之嘆。門友貝原損軒。
安東省菴。宇都宮遯菴。皆推爲先達。以矜式。夙興夜
寐。勤苦磨礱。學業大進。弟子彌衆。嘗陪柳生宗矩。遊
江府。道不合。決然拂袂而歸京師。屛蹤讀書。幾二十
年。聲名達四境。當是時。權中納言前田利常。好學樂
善。殆有河間東平之風。遍招天下名儒。講書論文。聞
貞幹名。欲聘。辭曰。余尺五先生門人也。今其子見在。
請先聘焉。利常美節義。聘貞幹。嗣聘松永永三。嘉嘆

日。有古人之風。初貞幹出而仕。定居於京師。陪從江府。往北道。氈席不暖。往來絡繹。在江府。執政酒井忠勝請見之。貞幹賦律呈之。列侯欲接見者多。皆辭不往。幕府每有選擧。必以貞幹爲首。常憲公之立。特召入侍。無幾令修國史。書成而上。賚賜褒其勞。爾後公親講周易。每令貞幹侍坐。夏必賜以綌絺。冬必賜以綿襖。嘗命貞幹講中庸。數令近臣勞。年老不怠傅奉。而貞幹耿耿丹心。常憂報恩日淺。其在殿也。終日整肅嚴齊。如不容者。其在家也。雖燕居私室。恒盛服端坐。人望之敬畏。天資至孝。事父母致其志。極其養。友愛兄弟。共被連床。父母歿。行三年喪。撫育兄弟子。猶己出。使役奴隸。慈惠有恩。配偶先亡。後不再娶。孤枕獨衾。如野僧然。平生無嗜欲。食必淡泊。服必黃白。元祿十一年十二月。病歿。年七十八。遺囑以孝經一卷相隨。門人私謚曰恭靖。有二子。長敎簡。先歿。次寅亮。（錦里小傳、叢語、）寅亮字汝弼。稱平三郎。晚號春齋。嗣。事加賀。（叢語、）年七十八而歿。私謚貞簡。（貞簡墓記、）

室直清。字師禮。一字汝玉。小字順祥。號滄浪。命齋曰靜儉。江府人。其先出自丹治氏熊谷直實。直實玄子直秀。直秀始食邑於備中英賀郡。稱族室氏。蓋因地

名也。高祖某稱大和守。曾祖某字孫三郎。相繼仕尼子氏。祖某亦字孫三郎。仕尼子氏。後仕宇喜多氏。父玄樸。號草菴。以剛直不遇於世。適攝津。遂徙居武藏。生直清于谷中。直清小字孫太郎。幼而聰悟。有老成之風。寬文十二年春。參議前田綱紀召講大學章句。時年十四。綱紀嘆曰。眞英物也。乃祿之。令就學京師。有神童之稱。又遊木下順菴之門。順菴每稱曰。師禮忠信篤敬。有志聖學。吾益友也。稍長。慨然以道自任。於功名富貴。無一動其心。泊如也。又從羽黑成實學。成實之學出於山碕闇齋。以故滋明經義。貞享三年

夏。遷加賀。改稱新介。元祿中。直清在加賀。得永氏廢宅在城西者。買而居焉。號鳩巢。士庶皆矜式。奇材偉器。往往出其門。著大學新疏。發明章句之蘊。又著義人錄。正德元年三月。以新井君美薦。文昭公辟爲學職。適朝鮮人來聘。受命與學士李礥等。唱和于客館。時君美寵遇尤盛。政事悉決君美。盛名赫赫。士衆翕然推之。直清寄書誡焉。無幾公薨。君美遂不終其志。正德三年春。賜邸于駿河臺。稱以駿臺。有德公繼統。領高倉館教授。府下翕然羈慕受業者日衆。擢爲侍講。公屢咨詢政事得失。此職之設。蓋始于此。享保七

年三月。特召講尚書、迄九年秋、屢引見講貞觀政要、嘗受命。疏五倫五常名義、記以國字、述六諭衍義大意。府命鏤之、布天下、直清嘗著論孟中庸及易經廣義、未及考訂、罹災而亾、復感末疾、不能重屬稿、陳疾乞老者再三、優命不允。猶帶職名。家居以頤養爲事。每吟上蔡詩云。透得利名關、方是小欲處。人喩得此句、則終身可以無憂矣、日夜研窮典籍、未嘗休止、疾痛之甚。人所不能堪、而處之裕然、略無戚容、患伊藤仁齋。荻生徂徠之徒。姿非毀程朱、敢肆其邪誕。而無忌憚也。嘗曰、大廈之傾、非一木所支、然而辨別邪

正。明章眞僞。使學者莫迷所歸嚮。此吾志也、其不信於今。必有傳於後乎。於是著駿臺雜話、時學風漸變、横議載路。詭譎儉薄之言。聳動人聽、擧世靡然。淳風幾息。以故直清謝絶生徒。掃迹自守、蓋得否享之道矣。然有篤志來請者。不復甚拒。力疾指敎諄諄乎。各因其材而篤焉。著太極圖述。弘闡精微。俟後學乎來世。是先生之絶筆也。鳩巣行狀、鳩巣傳、直清堅守朱學。深惡當世好立異說者。以維持名敎爲己任。與徂徠之徒互相輕。平金華一日來見。出其得意文一篇視之、且求删正。直清讀一過稱善。强乞正。乃削二十字。更增

五字。金華不懌而去。明日質諸南郭。南郭不得決焉。質諸徂徠。徂徠視直清所竄改者曰。如此而後成文。於是其徒始重直清。又有文集後編補遺合四十二卷。享保十九年八月歿。年七十七。（叢語、）子洪漢字孔彰。繼父業。仕幕府。（鳩　集傳、）

北村可昌。字伊平。號篤所。近江野洲郡北村人也。學伊藤仁齋。仕京師。嘗　靈元上皇聞其篤學。有勅。賜北面氏族。召　洞宮問學。可昌不欲更族。固辭。殊賜儒服儒巾。徵之。乃起應徵。講書於　洞宮。會病。上皇遣權大納言藤原韶光（勘解由小路、）賜人參及中山

銘硯。（崎人傳、）享保三年歿。年七十二。（叢語、）

竝河亮。字簡亮。其先相馬氏族。當足利氏之季。六世祖宗定。舉族家于丹波並河邑。遂族焉。迨惟任光秀受封于丹波。從之。完其邑。光秀也。仕豐臣氏。曾祖宗久。祖宗利。父宗彌。三世徙居山城鳥羽鄉横大路。宗彌字小二郎。號儉齋。資性至孝。其兄某不長於幹理。家業稍衰。宗彌出力經營。業得復舊。繼父家。而後有近邑講書者。聞論語直躬之章。遽曰。苟爲人之子。露父陰事。是何得爲直乎。而逮聞夫子之語。撫掌嘆曰。是矣。嗚呼聖人哉。（北窓叢談、續叢語、並作令二子聞講在側言之、今從儉齋行狀、）儉

齋自少不溺於老佛。常曰。地獄天堂。皆妄說耳。體魂解而神即消。譬之膏薪盡而火光熸。豈有神魂獨留。而受天堂之快樂。與牛頭馬頭之呵責哉。凡人之居於世。上而治其民。下而事其上。士農工賈。各勤其力。以相濟斯世而可也。今廢五倫。厭離人世。游手無業。執空虛無實之說。以誑取生民有用之衣食。釋氏之謬甚矣。屢與僧徒論辨。及疾革。一老族又來看。此人極信佛。儉齋作佛語。屈指曰。地水火風空。五形內謂之地。津液謂之水。溫熱謂之火。呼吸謂之風。而心思屬之於空。四大耗盡。而空隨而散。此理昭然。子其勿惑。作和歌曰。宇麻禮幾氏。與爾阿流保止波。苦耶羅久耶。伊萬與利能知波。羅久母苦母奈之。家僅中產。而喜賙人之急。雖貧而有不能償者。亦不敢責也。爲人謀事。必盡其力。元祿中。行新撿之法。其法不少利于大農。而甚利于下農。故大戶皆以爲患。儉齋獨喜曰。仁政也。而未徧行。乃論得失。令亮記焉。寶永二年歿。年六十九。（儉齋行狀、）子永。次乃亮。次尚義。初名宗孝。仕鳥居氏。（儉齋墓銘、）永字宗永。後改尚永。稱五一居士。別號誠所。歷仕懸河河越等城主。既而去居江府。敎授。爲人恭儉而寡欲。端整而豁達。接人無貴賤親疏。群居

笑語。能面折人。見人有一善。大喜。至為之感泣。苟非其義。振衣去之。若將浼焉。人慕而憚之。友人相戒曰。毋乃為五一翁所讓乎。構一樓于豆州三島。蔬食菜羹泊如也。資性強力。手不釋卷。殆忘寢食。老而不衰。而與亮及尚義。師事仁齋。後與友人關祖衡。慨國朝無地志。發憤修之。草河內志。而祖衡病歿。承欲繼而成之。慮其非躬履不能得實。非官命不能詳致。因乞諸府。府輙許之。於是歷廻五畿。不避艱險。尋古蹟。探名境。多所表章。出入六年。而輿地通志畿內部六十一卷成。上之。元文三年歿。年七十一。多病。無嗣。誠所家傳、

亮為人天資聰明。寛洪容物。志氣豪邁。果毅有謀。墓表、與兄承就學仁齋。年二十六。與共論經義。竟發明自悟。然師事仁齋。歿世毫弗懈。遺囑子弟曰。勿遺伊藤氏。叢談、應松山室老請。著松山晤語。謂不能治其郡邑。以不脩身也。非坐禪衲於褥上。如護鼻端白矣。仁齋沒後。門人相分。有從東涯者。屬亮者。叢語、一日門生謂亮曰。師如得志則如我何。一書生在側曰。若我守倉廩。雖一粒。為賊不所掠奪。亮曰。子何能矣哉。生變色曰。師以僕為盜乎。亮哂曰。有盜才者。以可能。汝為人所盜矣。東涯論亮曰。才智絕倫。不可託六尺之孤。或

告之亮點頭曰。東涯知我者也。自奪者巨謀。唯爲人不可見欺。東涯其反之。又詠歌曰。迦須味計里。差寸我玥波留止。志羅登里乃。斗婆波耶末都波。（崎人傳、波作廼）由幾解那俄羅玥。（崎人傳、）初學仁齋。盡窮其說。然若仁義性情之解。不能無所疑。於是發憤日夜研窮。欲自得孔孟之正旨。察之應事接物之際。觀之起居語默之時。就實商量。始得其眞。其言曰。四端之心。卽仁義禮智。仁義禮智。卽四端。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。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。則謂之性。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。則謂之情。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。則謂之心。其實一也。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。孰爲性爲情。何不思之甚也。（墓表、）亮爲人志氣剛決。以經濟爲志。每稱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及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可也。三年有成數語曰。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。奮然爲己任。天資開朗果斷。志氣豪爽。平居講窮經世大體。討論致治要道。皆原之於語孟及尙書。以發露聖人之業法。（叢語、）初壯也。丁父母憂。通喪六年。享保三年。疾歿。年四十。嘗語門人曰。凡天下之事。皆以名責實。故名不可不愼。吾雖講經典。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。若揭名榜。吾謂天民者乎。故門

人私謚曰天民。墓表、叢語、嘗好古樂。著問褒録一篇。又好兵書。善言軍機。後嗜醫方。窮本草。專宗仲景。徧及百家奇方妙劑。莫不搜求。行狀篇、師事仁齋。發明古道。兄永往復論難。終幡然從之。亮先歿。永讃述其義。著疑孟字義。又爲輯其遺言。總名天民遺言。永平常慨神道家多失舊義。作中臣祓旁觀。皆行于世。誠所家傳、

野史卷二百五十八終

内閣文庫

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

国立公文書館
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